

都安瑶族自治县志办公室
都安瑶族自治县政协文史组 编

都安文史

2
87

2
87

20 14

都安瑶族自治县志

《都安文史》第二辑目录

- §§§§§ 回忆我的父亲——覃道平……………覃喜甜（1）
§§§§§ 资料 § 革军烈士陈伯民在都安牺牲的经过…韦寿年（10）
红革烈士——覃善谋……………覃喜筹（13）
忆陈伯民烈士……………覃华如（16）
给陈伯民同志送饭……………马玉姬（19）
解放六也街……………唐奇飞 覃汉勋 苏 醒（21）
国隆地区迎击“黄团”之战……………韦承德（25）
安阳镇第二联立民主初级小学简况…曾平阶 程 炎（27）
§§§§§ 民国纪事 § 都安各族人民参加抗日片断…韦成俊收集整理（29）
§§§§§ 抗日殉国的空军英雄黄 莺……………梁 奕（34）
民国初年的都安“司令群”……………精忠·现治（37）
梁方津半夜出逃 都安城白日遭劫
——国民党都安县政府逃迁大良乡经过……………韦成俊（43）
解放前夕的都安县政府监狱内幕
 及韦还甫假释政治犯始末……………韦成俊（47）
抗日战争时期的都安文艺宣传……………黄培基（51）
日机轰炸县城概况……………覃向奇（54）
日军经过都安的情况……………谭伟勇（55）
解放前安阳镇的学校教育简史……………黄培基整理（56）
解放前夕国民党都安县政府组织攻打……………唐奇俊（59）
 游击区概况
建国前都安征兵简介……………唐奇俊（62）

我所知道的几件事.....梁次楷 (64)

“亮山事件始末”材料拾遗……………韦爱春(72)

陈县长的“勘戎”“拆街”“拦坝”纪事……吴德勋（74）

夺旗竞赛——都安县第一次学生体育运动会…韦精忠(78)

梁方津任内兴建大兴水坝始末……………熊天伦(80)

。〇〇。 壮乡英烈耀中华

(人物) 一一记九勇士英雄班班长、战斗英雄韦

(轶闻) 一一记九勇士英雄班班长、战斗英雄韦立仕烈士……………李文义(82)

“杀了我们不要紧，革命还有后来人”

——记黄紫芳、潘朝林、韦秀华三位党外人士

.....黄培基 黄 鹏 韦成俊(87)

安定“瑶王”蒙特侯事略……………邵启俊(89)

传奇式的国画家——“太乙怪叟”……………吴德勋(97)

瑶族塾师蓝朝义.....蓝克宽(103)

秦副县长趣闻.....吴德勋(104)

王秀球其人及其反土司经过……………王乃文(107)

我所知道的蓝有理.....韦修琦(109)

蓝有理的妻妾知多少……………准 星(112)

巫婆苏氏的“自由王国”及其

率众攻打县城之始末……………韦爱春(115)

·地名· 都安县城沿革概略……………覃向奇（117）

“七百薯”名称的由来……………韦修琦（120）

我县蔗糖、蚕业兴起的源地——绿溪……………梁乃津（121）

富貴石.....蘇炳璜（124）

●●。恩恩府的沿革及其辖地……………县志办公室（125）

《土司考》关于思恩府十三堡改设土司的经过……………

.....县志办公室(127)

邵阳土司名称来源初考……	韦成俊 唐运寅 黎家璘(128)
邵阳土司黄氏土官籍源小考……	韦成俊 唐运寅 黎家璘(131)
安定土司官潘氏祖籍考……	邵启俊 卢家璘 韦寿年(133)
关于永定长官司的地域及职官情况……	韦家勤(137)
登台削职与洪会攻衙……	梁次楷(139)
关于“谭家做官，潘家卖油”的传说……	梁次楷(140)
二舍头目——谭氏史略……	覃向奇(142)
浅析王守仁设思恩、田州两地上司的用意……	唐运寅(144)
土司的阅兵式……	吕克兴(147)

史料一瞥	石镇吉在四夫关战斗的经过及原因再探……	卢家璘(148)
------	---------------------	----------

宗教旧事	基督教在都安传播情况简介……	黄培基整理(153)
------	----------------	------------

民族史话	从史料看我县瑶族源流……	黎家璘(156)
------	--------------	----------

来函照登	北京来信……	韦承兴(159)
	唐奇俊先生给本刊的信……	唐奇俊(161)

读者来信	……	蓝艾文等九人(161)
读者来信之二	……	韦运昌(162)
读者来信之三	……	丘发林(163)

文物简介	我县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县文管所(164)
------	--------------	-----------

回忆我的父亲——覃道平

县政法委离休干部 覃喜甜

我从小生活在革命队伍里，父亲和继妈等亲人相继为革命牺牲，对于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由于当时我尚年幼，现在只能回忆部份片断。

我家在百马乡丹桂村。父亲覃道平（原名覃善鸣），继妈名叫覃镜璧。他们先后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

当时因家境贫寒，父亲十岁才开始入学。他天资聪明，又勤奋攻读，长进很快。起初他进入本村的私塾学馆，从“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开始，先后读了六年。十六岁时，他才到乡里去上高小，读了三年。当时适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获得胜利，都安这个边远山区也开始进行“改土归流”，旧世道受到冲击，新思想开始传播，这对父亲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追求知识，追求进步，于一九一四年，他邀约了几个同学，远道步行去南宁，考进了广西政法学校。一个山沟里的青年能考进城里的学堂，在当时确是件莫大的喜事，邻里和房族都为他的长进而高兴、祝贺。但祖父覃国宝却皱起眉头，感叹道：“儿子考中了是好事，可是他到城里读书，我们这么个穷家哪能支撑得起啊！”父亲也为这个问题而若恼，愁眉不展。当时，我们覃家人多，虽穷而志气大，叔伯兄弟都来劝祖父说：“覃家出了这么个才子，有学问，能出头，再大的困难大家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

大家七嘴八舌，气氛很热烈。我堂太祖母（即覃国翰母亲）第一个表示：“善鸣孙考上了城里学堂，覃家多么光耀啊！壮家有句古话叫做‘七仙能拾水过天’，我们这么多人还不能帮他过难关？我省吃俭用，每月给他二十个东毫，包他伙食费。”大家七凑八凑，合力支援，让父亲读完了三年政法学校。

在这三年学习时间里，父亲在城里听到了不少有关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新鲜道理，对它产生了兴趣，思想也起了新的变化。他在学校期间，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学生运动。他毕业于政法学校那一年，正值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胜利。“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都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他抱着很大的思想，带着这些新的“主义”回到山村，立志改变旧世道，创造新天地。

一九一八年初，父亲刚回到山村，就兴致勃勃地走东村，串西村，出这家，进那家，这里看看，那里讲讲，宣传“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但村里没有什么变化，自己一家更贫困了，其他贫苦农民没有一个能抬起头，地主豪绅照样在乡里横行霸道。所有这些，使他感慨万分，气愤地说：“三民主义讲多年了，什么民族、民权、民生，什么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只不过是讲台上、书本上的东西，要把这些主义变成现实，多么不容易啊！”他开始感到“三民主义”这个东西行不通了，就琢磨起“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这些新名词来。但是该怎么办，他也说不清楚。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浪潮波及全国，在他思想上产生新的反影，使他认识到：革命就必须使用暴力。

父亲上了十多年学算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人了，于是群众聘请他为小学教师。在任教期间，他除教学生学文化外，还教唱革命歌曲，讲革命道理，利用当时的合法身份，宣讲“三民主义”、苏联社会革命。他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这些道理，他也到群众家里去讲，可是穷人听了摇头说：“这些主义好是好，不知哪一年能实现。”富人听了，摇头晃脑，讽刺他说：“什么主义不主义，还是命好福大，有钱有粮是第一主义！”这些思想反映和社会现实，使他进一步懂得，光讲道理是不能把剥削制度消灭，不对剥削制度进行反抗斗争，再好的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一九二三年秋，韦拔群派了他的战友陈铭九同志来到都安西部山区，传播东兰农民革命斗争经验，发动农民运动。父亲参加陈铭九在中和村组织的秘密同盟会，并当选为“劳农会”主席，这是他真正投入革命的开始，思想转变的关键，懂得了“革命”的含意。同年冬天，他开始在村里秘密串联，进行斗争尝试，反对土豪覃文贵对瑶民的剥削，震动了全村。除夕的前几天，覃文贵上瑶族蒙公再家逼债，重利盘剥，逼得瑶家难度年关。在这紧要关头，父亲挺身而出，质问覃文贵：“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讲了多年，你还是对贫苦瑶民压榨到这种地步，民生何在？民权何在？民族加何平等？你还信不信三民主义？”覃文贵是丹桂村里有名的土豪，曾当过团总、局董，仗势压人，发家致富，从不把穷人放在眼里，为所欲为。他又是我的外祖之弟，被父亲这么当头一棒，暴跳如雷，操起家法大骂起来：“你屁股坐地还不沾一粒糠，还不是靠我们养活你，我的孩子不给你教，连米糠你也找不到。”父亲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地还击：“我教

的是成材的好仔，不教你那专学吃人的烂仔。”父亲敢于为穷人撑腰，敢于与外祖叔对抗，得到村里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支持，都说他“顶得有志气”。这一闹非同小可，小学校一分为二了，以覃文贵为首的富户拉回自己的子弟，另立一个叫“迅速小学”，从达墨请来一个姓易的土豪仔做教师。以贫苦农民为一边，组织自己的子弟又办一个叫“文波小学”，继续由父亲任教师。两个学校门户相对，各唱各的调，各讲各的道，这个对立，成了丹桂村暴发革命的导火线。父亲根据“劳农会”的统一布置，深入串联贫苦农民和学生，把他们组织起来，在丹桂、古河一带游行示威，公开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支持蒙公再不给覃文贵交租还债。因此，更遭到覃文贵等豪绅的仇视，他们秘密串通一气，向伪政府当局密告“善鸣谋反”、“农民闹事”都安伪县长关宗汉亲率警兵到丹桂、古河，以“清乡、维护治安”为名，妄图逮捕父亲等农运骨干，父亲被迫离家，转移到中和一带山区隐蔽，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届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官吏、土豪不得不表面上“拥护”，不敢公开干涉农民运动了。父亲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与其他同志一起，分头在古河、丹桂等地，以小学校为阵地，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宣讲革命道理，武装农民思想。通过这种形式，把贫苦农民逐步吸引过来和组织起来，加入农民运动行列。

一九二五年天大旱，江河断流，赤地千里，许多农民家里断粮，靠芭蕉根、野菜充饥。在这样艰难年头，丹桂村贫苦农民覃日部向姓花的地主借点债，按日利计算，不到半年

就债台高筑。因还不起债，花家强拉覃日部的老婆去做工顶债，还霸占他的房子，一家人被赶出家门，幼女饿死在路旁。父亲把农民组织起来，怒斥花家地主的霸道，清算其罪行。

父亲敢于斗争的精神，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赏。一九二五年九月，陈铭九同志推荐他参加韦拔群同志在东兰北帝岩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韦拔群同志。拔群在与他交谈中得知他的经历和他与覃文贵等土豪的斗争事迹后，满口赞扬，并给他改了名。拔群同志有趣地说：“你叫覃善吗，为善而鸣，如今世不平，更要善于为世道不平而鸣，目的是为了世道公平，所以我建议你改名叫覃道平，好吗？”这个改名，既符合他的性格，又给他指明了斗争任务和目的，他通过在“农讲所”学习后，进一步明确农民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从此倾心追随革命，走南闯北，到处为革命奔走呼号。

一九二五年冬，父亲从东兰“农讲所”回到家乡不久，拔群同志先后派陈铭九、陈洪涛、邓无畏等同志来到古河、丹桂指导和协助他深入开展农民运动，把“农讲所”提出的斗争任务付诸现实。经过两个月的串联发动，一九二六年三月成立了丹桂乡农会，会员一百五十多名（包括继妈在内），父亲当选为主席。他带领会员宣誓：“我们永远忠于农会，遵守农会章程，永不变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农会成立后，公开向地主豪绅清算，提出不交租、不还债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更加引起地主土豪的仇恨。覃文贵等土豪暗中勾结，买通官府，纠集反动武装，伺机向农民反扑。父亲已预料到这一点，下狠心将家里仅有一亩多田卖了，买得

一支长火枪。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会员随着买刀枪，于是成立一支农民自卫队，父亲兼任队长。一九二七年初，都安县农民协会成立，父亲受田南农运办事处的委派，担任县农会主席。

一九二七年八月，都安伪县长韦旦明率领一百多名警兵“围剿”丹桂乡农会。父亲从覃文贵向政府当局的密告中得知敌人的动态以后，立即带领农会会员及自卫队上山，同时叫继妈带我和哥哥喜甘到常谷村的外祖父家背后的岩洞去住（那时我仅六岁多），而后父亲渡过红水河，到达墨一带与其他乡农民武装一起，准备反击。敌人抓不到父等农会干部，就坐镇丹桂村，放农会会员的田水，让禾苗枯死，到鱼圪抓鱼，并抢群众的鸡鸭，还强迫群众出三担半银子，吃足拿够才撤离。为了反击敌人的镇压，保卫农会，陈铭九同志将汇集到达墨的农民队伍组织起来，成立镇江区农民自卫队，有一百五十多人枪，由父亲等带领，活动于都安与东兰交界的山区，打击土豪，回击敌的围剿。经过几个月的活动，一九二八年四月，父亲带队伍回到达墨，这时队伍已扩大到二百多人枪。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乡村农民武装组织的统一领导，于达墨成立安团支队部，黄梓英及父亲担任正副主任，统一指挥农民自卫队。农民武装得到加强以后，父亲等带领自卫队出击，惩处豪霸地主黄志白、卢老柏，没收他们的财产，以震慑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同年十一月，父亲与韦仕林等带自卫队上恩隆县七里区，配合当地农军，打垮了大土豪谭典章的队伍，同时击毙了这个恶霸。

父亲参加革命以后，斗争坚决，作战勇敢，深受同志们的拥戴，经韦菁同志和陆民平同志介绍，于一九二九年十二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当选为都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赤卫队大队长。百色起义以后，他被任命为右江赤卫营营长。一九三〇年初，他率领赤卫营横渡红水河，打垮土豪以后，与江洲、七里区赤卫队一起，打败了都阳团局黄永然（号称“七老爷”）的队伍，解放了都阳，随即将都安县苏维埃政府搬进都阳团局大院里，革命红旗第一次挂到这个土司旧址的大门上。都阳解放后第三天，韦拔群同志亲临这里，会见父亲等同志，布置新的战斗任务，号召大家乘胜前进，攻打县城。父亲根据韦拔群同志的布置，挥师东进，打垮丹桂土豪覃文贵等反动武装之后，直奔大化，与其他友军一起，向都安县城进攻，第一次解放了县城。

这一连串的胜利，震惊了广西反动当局，敌人调集重兵进行反击。为了保存实力，父亲率领部队退守丹桂、古河、达墨等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赤卫营于丹桂驻守一天后，因力量不支而撤退。敌人闯入丹桂，将我家和一些农会会员的房子烧了三十三间。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父亲首先考虑到县苏维埃政府的安全，速将韦仕祥同志领导的一个连渡河退守达墨，苏维埃政府也迅速搬到达墨，他率领部分队伍退到都阳，把敌人引到自己方面来。队伍到都阳后，有一个连长覃景辉动摇叛变了，在这紧要关头，父亲连夜带队伍撤离，渡过红水河到达东兰那色（现属巴马县），与定峒区赤卫连汇合，扼守这个要隘。不久，队伍在这里整编为红七军三纵队独立第十三连，父亲任连长。

一九三〇年三月，敌人陆福祥部分多路向江洲、达墨进军，占据了部分村庄。这时，李明瑞同志带领一部分红军主力到那色，父亲率领十三连配合红军主力，分两路向敌人反击，

一路向江洲、达墨进军，援救那里的赤卫队，一路向都阳一带进击，以策应江洲战斗。两路红军，击败敌人于达墨峡谷、红水河岸边，歼敌三百多名，将敌赶跑，重新占领都阳。战斗结束后，红军主力撤走，父亲带十三连留守都阳。这时他借机回老家看一看，见到房子被烧了，土豪还在我家的残壁上写下十分恶毒的诗句：“高楼大厦变飞灰，冤枉红军势似雷，桃李满园依旧在，不知主人何时回？”此情此景，使父亲义愤填膺，他当时即在诗旁回击一首：“不管吾家变飞灰，红军远征胜似雷，霸占桃园岂长在，主人战出定战回。”家园被烧，我们母子三人已搬到岩洞里住了，父亲不顾这些，带领部队继续前进，与土豪恶霸进行殊死不屈的战斗。

一九三〇年十月，红军汇集河池整编，父亲选送一批优秀战士参加红军主力北上以后，他自己回到家乡，又从赤卫队中组织三个连加入韦拔群同志重新组建的二十一师，父亲受命为都安独立营营长。从此，他在韦拔群同志的指挥下，一直转战东（兰）凤（山）根据地，率领队伍与强敌进行连续不断的殊死战斗。同时敌人又搜捕红军家属，营部派排长覃升汉带一个武装排在夜间来到岩洞接我们母子三人到西山，在队伍中过“共产主义”生活。因继妈参加宣传工作，过于劳累，在行军中得病，住在杨万海家，经医治无效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部队将她安葬在东兰兰木乡地区。不几日，当地土豪得知这一消息后，将继妈坟墓挖掉毁尸，手段十分残忍。父亲一直随军战斗，先后升任副团长、团长、右江独立师参谋长。

一九三二年初，右江革命处于危难时期，中共右江特委

和独立师党委在西山召开会议，决定缩小部队，大部分要化整为零，干部要分头转到外线去开辟新区。父亲接受党委分配，坚守根据地。同年四月，他受命接任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一直坚守西山。同年十二月，被叛徒陈英明出卖，于西山弄英岩洞内被捕，敌人将他押到东兰武篆杀害。临终前，父亲慷慨激昂，向围观的同志讲话，告诉大家不要悲伤，斗争未结束，我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民会站起来。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



革命烈士陈伯民在都安

牺牲的经过

韦寿年 搜集整理

陈伯民同志是都安县各族人民经常传颂着的一位从容不迫，视死如归，为党为国折骨捐躯的革命烈士。

陈伯民，又名陈新图。一九〇〇年生在东兰县武篆乡色故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九二二年参加韦拔群组织的“三三”、“九九”同盟，一九二五年夏间与韦拔群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提前结业，回到东兰县共同领导农民运动，同年十一月一日，他们在东兰武篆乡善学村北帝岩（列宁岩）创办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陈伯民同志任教务主任，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过东兰县农民协会主任，县苏维埃政府委员，河池县农民协会主任，河池县县长等职。一九三〇年旧历三月初三日，在我县安阳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城北弄洪山下。

一九二九年冬季，河池县反动势力兴头作浪，向农军进犯。农军因寡不敌众，被迫向东兰根据地转移。当时在河池县工作的陈伯民同志从隆才苏区转入都安东区联络覃友松，然后又到西区联络花联勋、唐向岩等人，组织农军向敌人进攻。

一九三〇年二月，陈伯民指挥农军一举解放都安县城，

赶跑了都安伪县长王文翰。后来，因覃友松部下黎鼎健叛变，投靠王文翰伪县长。当时，花联勋又带队伍到大化一带迎击伪县长王文翰反扑回来的国民党部队。城里人少枪缺，北面又受到土豪唐子康的民团从保安方面夹击过来，造成了腹背受敌的局面，坐镇都安县城的陈伯民同志当机立断，指挥队伍分散撤退。他和唐向岩等领导人与覃善谋、韦景新、韦启升、谢振光、黄云川等十多人向山区隆才方向转移，进发途中，到达河池县属隆福乡渔峒村时，由于肚饥口渴，进到一位老大娘家里休息弄饭。后来被坏人发觉，立即向大恶霸田德高告密，田德高就派了一支民团到渔峒坳口伏击。由于我寡不敌众，陈伯民、唐向岩、覃善谋、韦景新、韦启升、谢振光、蒙达五（女）、蒙达六（女）、蒙达七（女）、蒙达八（女）等同志同时不幸被捕，黄云川、谢振光当场光荣牺牲。其余同志被押到田德高家关押起来。韦拔群同志闻讯后，就派出一支武装前来营救。结果与田德高的民团打了三天三夜，仍攻不下。大恶霸韦还甫闻讯后也派覃锦全带县警、民团前往协助田德高，并将陈伯民等同志押回都安县城关押、邀功。不久，就将陈伯民等同志杀害。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旧历三月初三日）早上，县衙门戒备森严，加岗加哨，如临大敌，各条街道也都派兵把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禁止行人来往。接着衙门里吹响了杀人号，街上群众懂得衙门要杀人了，纷纷拥上街头。那天，就是陈伯民等同志和都安各族人民诀别的最后一天。据许多目击者回忆，临刑前，陈伯民同志身着白衣，勃于上系着一条红布，腰间紧围着红布带，穿着黑布裤子，被刽子手们五花大绑，插着一块竹牌，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牢房。他昂

首挺胸，从容不迫地走在前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赴向刑场。一路上，他不停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路上，他时儿还大声地演说：“我是共产党红军，为工农穷人闹翻身，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共产党红军怕死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大家不要悲伤，人民的事业，人民干，要杀也杀不完的，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的！……”他就是这样，时儿高呼口号，时儿大声演说，时儿哈哈大笑，从容不迫，视死如归地赴向北门更岸刑场……。和陈伯民同志一起遇害的还覃善谋、唐向岩、苏昌合、谢国光、韦最新等同志。



忆覃善谋烈士

覃喜甜 覃喜筹

覃善谋烈士殉难于1930年4月，迄今已逾五十 六个春秋。忆起他的光辉业迹，我们都永世不忘。

覃善谋于1902年出生在百马乡丹桂村。他排行第三，所以我两都管叫他做三叔父。善谋叔叔从七岁以后便开始读书，而且常参加劳动，学业成绩都很好。因此全家都十分喜欢他，省吃俭用，甚至借债供他求学上进。他高小毕业那年我们只有四、五岁。他对我们子辈很喜欢，常带我们去玩，教唱教、教写字，说说笑笑，相处很融洽。他是个中等身材，脸稍圆，两眼炯炯有神。

他高小毕业后，就开始接触来我们村进行革命活动的农民领导人陈伯民、陈铭久、唐向岩、吴介三、韦科元、覃教才、覃月林等。每当他们与覃道平（覃喜甜父亲）讲解革命道理时，他听得很入神，逐步领会革命道理。他又亲眼看到劳苦的乡亲大众受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促使他下定决心，立志从事革命。

1927年初，他和我们叔公覃国翰两人经覃道平与陈伯民、邓无畏等同志的推荐，到东兰韦拔群同志创办的第三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九月回到家乡不久，伪都安县长韦旦明带兵围剿我们丹桂村，声言要捉拿覃道平、覃国翰、覃善谋、覃建辉等革命骨干。然而他不畏强暴，在隐蔽的过程中